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回 兩同寮怒奏金鑾殿 二總戎榮返汴京城

詩： 時人常道儒冠誤，棄文就武亦榮身。

朝中佞幸妨賢路，塞上忠良靜虜塵。

宗社穩如磐石類，江山安比太山倫。

窮通得喪皆前定，半點何曾由得人？

說這兵部大堂姓賈名奎，原是汴京人氏。曾祖名章，素多異識，昔日先帝為太子的時節，取他為經筵講官。先帝幼時嘗有嬰兒氣，見賈章與他說得來，便把西番進來的一隻石蟹就賜了他。你道這石蟹有甚好處？那西番進來，因為有些奇異，也當得一件寶貝。比如夏天，取了一杯滾熱的酒，把這只石蟹放將下去，霎時間就冰冷了；及至冬天，取了一杯冰窖的酒，把這只石蟹放將下去，霎時間又火熱了。那西番原叫做溫涼蟹。賈章自從得了這只石蟹，不上兩個月日就告病回家，回家又不上得兩個月，就身病故了。臨終時節，思量得這件東西，原是一個至寶，況又不是輕易得來的，乃當今聖上所賜，留與兒孫，恐兒孫未必能守，便吩咐造了一個小小石匣，細細暗鑄了詩句，著人好好埋葬在自己棺木旁邊。這也是個大數。不期賈公子因先年義塚地上收葬枯骨，掘出這個石蟹，恰好鑄的又是他的名字。不想這賈尚書於數日前曾見曾祖托夢與他，說有個婁祝，正是收石蟹的，不日來見，汝可重用。因此接了兩位吏部侍郎的薦書，看見有個婁祝，並那俞祈，正應前日夢中之兆，即要請來相見。差人回去稟知，兩個侍郎連忙說各他兩個，即到兵部裡去參謁賈尚書。

兩個公子登時徑去參見，直到大堂丹墀下，執著腳色手本，倒身下跪。那賈尚書接上一看，就出位來，把兩個公子一把扶起道：「那一位是婁祝？」婁祝打一個恭道：「武生就是婁祝。」賈尚書仔細認了兩眼，迎著笑臉道：「好一個堂堂相貌，果是將器，非尋常武弁可比。」婁祝欠身道：「不敢。」賈尚書道：「二位果然都是汴京人麼？」兩個公子一齊答道：「俱是汴京。」賈尚書道：「既是汴京，與本部是同鄉了。請後堂奉茶，還有話講。」兩個公子又深深打了一恭，隨了賈尚書同到後堂坐下。一巡茶罷，賈尚書道：「二位既與本部同鄉，可曉得本部的曾祖麼？」兩個公子回答道：「武生幼年晚輩，並不曉得。」賈尚書道：「本部的曾祖名喚賈章，職任翰林。當時仁祖在日，曾賜他一隻溫涼蟹。後來得病回家，臨終時節，囑咐家人做造一個小石匣，埋在墓旁。這卻是先年祖父的話說，誰想當今聖上時常問起本部這只石蟹。我想汴涼自起先兵亂之後，連本部的祖塋已被蹂躪壞了，知道哪一塊地上，可以掘得這只石蟹出來？數日前思及此事，無蹤無影，無計可施。不期夜間就得了一夢，曾祖對本部說道：『這只石蟹是汴京城中一個婁祝得在那裡。』今見尊諱，可見鬼神之事。料不相欺。不知果有其事否？所以動問一聲。」婁祝道：「這也是件奇事。武生於數年前，目擊枯骸遍野，不忍見其暴露，僱人在義塚地上收埋。掘得一個小石匣，盛著一隻石蟹。」賈尚書大喜道：「果然是賢契收得，先曾祖之夢信不誣矣。本部還要細問一聲，那石匣旁可有甚麼標題麼？」婁祝滿口回答道：「卻鑄著四句說話。」賈尚書道：「即求見教。」婁祝信口念道：

歷土多年，一腳一鉗。

留與婁祝，獻上金鑾。」

賈尚書道：「果然是這幾句。我先曾祖有先見之明，一斟一酌，莫非前定。敢問賢契，那只石蟹如今卻在哪裡？」婁祝道：「向年不意中得，雖見字句，亦不知其來歷。但愛其細巧精妙，恐有傷損，一向珍藏書箱裡面，所以帶得在此。」賈尚書道：「果然帶在這裡，賢契就去取來一看。待本部明早獻進聖上，就把二位保奏個大官，卻不是好。」兩個公子深深揖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全仗老爺抬舉，感恩非淺。」即便告辭出來。回到下處，婁公子便去取了石蟹，送與賈尚書。賈尚書收了，大喜，忙進後堂，就把酒來試驗了一番。原來這件寶貝，埋沒多年，還是這般應驗。次日早朝，將石蟹獻上。成帝見了，龍顏大喜，便問道：「賢卿向說此蟹杳無蹤跡，今日卻從何處搜尋得來？」賈尚書道：「臣啟陛下，若要究竟得來根由，卻是一樁奇事。」成帝道：「失久復得，原非容易。請道其故。」賈尚書把曾祖手裡埋石蟹的話說，並婁祝得石蟹的話說，從頭到後備細奏了一遍。成帝道：「那婁祝如今卻在哪裡？」賈尚書道：「現在臣部內。」成帝就命賈尚書出來傳旨，把婁祝宣到金鑾殿上，從前至尾問了個詳細。賈尚書道：「臣啟陛下，這婁祝青年壯志，素有文武全才，原是汴京名士。臣特保奏此人可以重用。」成帝道：「朕看婁祝相貌一表不凡，賢卿保奏，正合朕意。傳旨到吏部多看看有空缺衙門，著他暫時敘用，果有真才，破格升賞。」兩個遂退班出朝。

吏部得了旨意，就推婁祝做了兵部職方司主事，賈尚書便把俞祈做了一個京營把總。這也不過是初任，試他一試才幹的意思。兩上一齊得了京職，擇日上任。

不滿在年，忽報西韃作亂，統領大隊人馬，十分猖獗。守邊將帥，雖有千軍萬馬，無人敢當其鋒。婁祝、俞祈聞此邊情緊急，就去奏請提兵五萬出關征剿。成帝允奏，即召眾文武入朝商議。那文武百官，也有回奏他兩個去得的，也有回奏他兩個去不得的。成帝方在猶疑不決，班中閃出一員官來。你道這官是誰，卻是當朝宰相姓崔名■。此人奸險異常，陰謀不測，勢壓朝班，威傾京國。滿朝文武畏他權要，沒一個不是奉承他的。厲聲奏道：「相臣崔啟奏，婁祝、俞祈，嬰孩年紀，乳臭未退，以僥倖得官，尚且不諳世故，倘令徵討，恐誤國事。況書生難踐戎馬之場，望陛下萬勿輕聽，允臣所奏，敕下該部字選老成練達，用為將帥，方保無虞。」說不了，兵部賈尚書向前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婁祝、俞祈雖然年幼，況是將門之子，武略過人，智謀出眾。若令提兵出關，虜必望風而僕。」崔丞相見他力奏這兩人，大怒道：「賈尚書，你但知保奏的人情，不念國家的干係。」賈尚書答道：「崔丞相，此言差矣。你曾見我聽了幾處人情，我偏要保奏他兩個去。若成不得功來，我就與打個掌兒。」崔丞相呵呵冷笑道：「這有何難。總是兵權在你手裡，該點五萬，就是十萬，卻怕些甚麼成不得功！」賈尚書道：「崔丞相，依你這般說，兵數固可虛張，難道糧數豈無查算？」崔丞相道：「你若要爭氣，自會得東挪西掩，那個查算得出？」賈尚書素性忠烈，聽了這些邪言詭語，一時激得怒髮批冠，也不管朝廷尊嚴，幸輔權勢，就要思量摩拳擦掌起來。眾文武連忙上前勸住，遂一齊退出午門。有詩為證：

奸佞胸中不可測，恃勢妨賢常努力。

罔思國難切恫痛，惟顧私情爭未息。

君皇在上恁喧嘩，文武滿朝都緘默。

若非忠直與相持，竊恐大權移此賊。

不多時，旨意下來，果然著他兩人督兵五萬，出關征剿。遂著兵部尚書賈珪督陣，戶部刑事張鬆運糧，火速起程，齊心退虜，不得延捱，以誤國事。

四人得旨，領兵前行，糧草支應，十分棄足。計日出關迎敵。一戰就殺退了十萬胡兵，斬首千級，獲駝馬數千匹，星夜奏凱，回朝獻功。四人面聖，成帝龍顏大喜，加賈尚書為太子太保，世襲錦衣千戶。加主事張鬆為都御史。婁祝升左府都督，俞祈升後府都督。加官總兵事。即命大開功臣筵宴，與文武百官慶賀，欽賜銀二千兩，彩緞二百匹。極其寵渥，時人榮之。朝廷又念出關軍士勞苦，即發內帑餘銀十萬兩犒賞。

賈尚書與婁、俞二總兵道：「我輩蒙朝廷恩寵，官尊祿重。奈群小見忌，我老夫還不打緊，二位在此，恐人傾陷，必須暫退，以便安保祿位。茲為恒久之計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二總兵見他說得有理，遂欣然稱謝。次日隨即辭朝出京，不多日子，兩個同回汴京。

你看那些汴京城裡城外的人，見這兩個公子做了總兵回來，也有喝采的，也有議論的。喝采的道是：難得這兩個青年公子，都

做了這般顯職。議論的道是：他兩個一向好的是風流頑耍，怎得一旦就到這個地位，這決是銀子上弄來的，紛紛議論不已。二總兵回得不上兩三日，那些城中鄉紳，沒一個不來登門拜賀，只見盛總兵到。仔細把禮簿一查，恰好差人送禮來恭賀了。

次日，婁總兵相約了俞總兵，二個同到各家拜望。正到盛總兵府中。那盛總兵聞說印兩個來拜，歡天喜地勉強出來迎迓。你道他為何又歡喜又勉強？原來半年前染了一場大病，遍請良醫，久治不癒，想來這一日恰是他該得病退將來，連忙迎到堂前。三人先把寒溫敘了幾句，盛總兵道：「老夫不料半年前偶患了一場大病，至今尚未痊可，所以不曾踵門拜賀，甚是得罪。」婁總兵道：「老先生既有貴恙，那火睛牛膽決然治得。只怕太師公處存得些也未可知，老先生何不差人問？」盛總兵道：「老夫也差了這個念頭，到不曾想著太師公那裡。待老夫就著人去問。」當下便整酒款留。婁總兵道：「晚生們承蒙厚情，老先生既要著人到太師公處問火睛牛膽，何不就請來同敘一敘？」盛總兵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不多一會兒便著人去請了太師公到。四人分席坐下，盛總兵遂說借火睛牛膽一事。韋太師道：「連老夫也忘懷了，敢是還剩得些兒，少刻就著人送來。」婁總兵道：「晚生記得前年在府上飲酒相別的時節，不覺又是兩年光景。」韋太師道：「曾記得二位當日布衣去，今日錦衣還。正所謂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」盛總兵道：「二位今日到了這個田地，不惟太師公與老夫增光，便是汴京城中增了許多聲價。」遂取了巨觴，淺斟慢勸，交相痛飲了一場，都覺有些醅酏。將及夜半光景，方才散去。

次日，韋太師取了火睛牛膽，著人送與總戎公。盛總兵接了，依法磨服。服得兩交，其病恍然如失。有詩為證：

懨懨久病少良醫，一命懸絲只自知。

恃有火睛牛膽力，殘年還可復支持。

婁總兵與俞總兵到家五六日，卻不見那林二官人來探望，兩人便同到林家相訪。只見門上人回復道：「我家二官人因為一樁沒要緊人命官司，兩月前已曾到京中來見二位老爺了。」俞總兵道：「既然去了兩個月，如何我們相會不著？」婁總兵道：「想路上失過了。」兩個見林二官人不在家，不能相見一面，怏怏空回。

婁總兵正回到府中，沒多一會兒，見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個賈坤，要求見老爺。」婁總兵道：「怎麼樣一個賈坤，我從不識此人，且著他進來相見。」賈坤聽說請見，連忙走將進來。見了婁總兵，深深唱了幾個喏。婁總兵把他仔細認了幾眼，雖若有些廝認，一時間卻記不起。即遜了坐，問道：「我到與足下有些面善，不知從何處曾相會過？」賈坤道：「老爺果然記不得了。那年在李家莊上，擒那兩上狐狸精的，就是小子。」婁總兵道：「可就是假天師麼？」賈坤打個恭道：「正是。」婁總兵道：「足下光降，有甚見論？」賈坤道：「小子無甚說話，聞得老爺榮歸，特來奉賀。」袖裡拿出兩把詩扇來。婁總兵遂起身，著夏方陪了，進去取五兩銀子出來送他，賈坤見送他銀子，假意兒說了一篇推遜的話兒，畢竟又把手來接了，謝別出門。

婁總兵剛打發得假天師去，門上人又來稟道：「林二相公到了。」婁總兵連忙出來，迎到堂前。各敘寒溫，兩人對坐。林二官人道：「仁兄幾時榮還的？」數總兵道：「小弟到了五六日，只因俗事紛紜，才到府中叩拜，聞說仁兄負此極冤，已進京去，心中甚是想念。不期就得仁兄降臨，真如夢中也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小弟為這一樁人命事，被本府拿去監禁了半年。兩月前百計千方保得出來。因此打聽得二位仁兄高遷總戎之職，小弟星夜趕進京去，欲求一個分上。誰想二兄榮返，別無門路，又寡熟識，難又存身，沒奈何，只得轉身就回。今日得見仁兄，如見天日。」婁總兵道：「既是仁兄受此不白之冤，小弟們安忍坐視。自當效纖芥之力，為朋友申冤。」隨即著人去請俞總兵來，一齊酌議。俞總兵道：「這個必須我們自到府中求解，方可完結。但有一說，恐那做文官的眼孔大，不把我們武官放在心上。」婁總兵笑道：「說哪裡話，難道兩個總兵比不得他一個知府。我們去見，決有幾分面情。」三人計議已定，婁總兵叫整酒出來，開懷暢飲。飲到三四個更次，林二官人見有了他兩個一力擔當，也把十分的煩惱撇開了大半，這回才拿著個快活酒杯，飲到盡醉方休。

第二日，兩個總兵齊見知府。那知府也還好講話，見他兩個青年總兵，又是世家，不敢十分輕慢，只得把這樁人情勉強聽了，天大官司化作一團冰炭。

林二官人見官事畢，請他兩個到莊上去盤桓幾日。兩總兵巴不得與他聚首一談，隨即同到莊上，設酒款待。正飲之間，林二官人問道：「二位仁兄，幾時覆命進京，何不挈帶小弟同行？」婁總兵道：「仁兄見教，吾二人之所深願。只恐仁兄丟不下家業，如之奈何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小弟為這場官事，家貲罄盡，性命幾乎不保，再有甚麼牽掛！」兩總兵都把頭點了一點，無甚話說倒把酒來飲了幾杯。三人就在莊上一連盤桓十數日，各自回家。

這正是光陰迅速，兩總兵回來約半年光景，那西夷復來入寇，邊將莫當其鋒，其勢危急。朝廷憂之。一日，只見特旨到來道：「西戎復爾狂獷，仍著原剿總兵婁祝、俞祈督兵十萬，火速起程。」兩總兵恭承君命，不敢留停。就令林二官人為參軍，陳亥為先鋒，提兵出關征剿。原來如今來的韃子，比先更多數萬。俞總兵當先出戰，不上數合，陷陣而亡。婁總兵見此勢頭，恐誤了國家大事，與林參軍、陳亥帶領將士，拚著性命，抵死上前，殺死胡兒頭領數十員。眾胡兵畏懼，一齊潰圍而走。又努力向前追殺，片甲不留。婁總兵隨即取了棺木，收了俞總兵的屍骸埋葬，然後班師回京。

朝廷嘉他功績，升為定西侯，加封太子少保。仍賜蟒玉一襲，恩封三代，妻一品夫人，子世襲錦衣千戶。俞總兵贈忠西侯，賜銀三百兩，乃令其家人出關扶柩歸葬。林參軍升為副總兵，陳先鋒升為游擊將軍，二人俱著鎮守潼關。婁總兵自以青年武將，功高當世，寵冠廷臣，若不知機引退，難免斥辱。乃上疏，以為徵戎辛苦，染病在身，乞給假還鄉調理，痊可之日，赴關調用。朝廷再三慰留，疏數下，上乃賜馳驛還鄉。因此汴京城中，人人欽服，遂有詩贊云：

貴賤皆前定，人生莫強求。

為奸天不佑，積德福長流。

夏氏可垂戒，婁生長者儆。

仁屍逢石蟹，出獵獲西牛。

富貴須臾至，功勳倏忽收。

寵渥君恩極，名高士願酬。